

T 5409/7920 121(20)

20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5

附錄白沙先生行狀銘表

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系出大丘高祖判

鄉曾祖東源祖承盛號渭川少憇不省世事好

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為人父瑛院鑿芸石

士讀書能一日數行下善詩年二十七舉卒之

一月而先生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

教育之祖居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自

少村在廣東新會縣北二十里後天下人重先

附錄白沙先生行狀銘表

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系出大丘高祖判  
鄉會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戇不省世事好  
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爲人父琮號樂芸居  
士讀書能一日數行下善詩年二十七卒卒之  
一月而先生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  
教育之祖居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  
沙村在廣東新會縣北二十里後天下人重先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生之道不敢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以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村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粵爲鄒魯符昔賢所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

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旣老自謂石翁少讀宋亾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嗟夫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克邑庠生其師某者見其所爲文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世網不足以羈之明年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俱下第聞江右吳聘君康齋先生講伊洛之學於臨川

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也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母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大學祭酒邢某一口試先生和楊龜山此口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

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冬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杲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去旣出太學歷事吏部文選司先生日捧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朝往夕返不少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當然也識者謂其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爲委吏乘田之意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

往竟不納成化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史鄭某聞之禮部尚書某從吏云某所爲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旣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耶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試官主書經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

及輿夫敗卒莫不嘖嘖稱屈曰可惜陳先生不中時卽有人夢曰經綸不屬陳先生矣羣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杲進曰他人戚戚大低先生大笑太高二者過不及先生領之其居神樂觀也北士麤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困折之及見先生神樂觀洞然氣沮口噤各不能發一語反致羞而退因語人曰果異人不可狎也今右布政使周某某時同遊太學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璧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某數取先生笑曰

試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其遂有所  
警發南歸杜門却掃潛心大業道價嚮天下四  
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  
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  
飲食供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  
門人賓友講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壘壘  
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莫  
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某等修復白鹿洞  
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某等聘先生爲

下三郡七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  
布政使彭韶上疏略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  
不及獻章萬萬猶叨厚祿顧於獻章醇儒乃未  
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寶疏問  
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  
以母老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  
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  
告之故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誰  
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至京師 朝廷用故事



敕吏部考試會疾不果赴上疏略曰臣母以貧  
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  
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  
憂病相似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  
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  
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  
多曲全之士願乞養病終養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受翰林院檢討俾  
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 表謝

辭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  
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祭酒某先生同省人  
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至其  
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寓之後因脩述陰  
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爲削去歸經  
南安知府張某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  
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  
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  
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

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  
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某唯唯暨歸歲  
有薦辟先生皆援 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  
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  
五色慶雲遶其所居之第經日始散弘治庚申  
給事中吳某以先生及尚書王某侍郎劉某學  
士張某祭酒謝某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  
內閣柄用 上方勅吏部查勘

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  
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蚤具朝服朝冠令子弟  
焚香北面五月三日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  
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脩弄艇滄溟  
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  
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  
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  
甚鄙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  
有也先配張生子二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  
體裁曰景暘充邑庠生先生卒女二人壻黃

白沙子集 附錄 七  
彥民指揮倪麟後改譚其孫男三人曰田曰堯  
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  
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  
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遣之受  
後一月提學僉事宋某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  
祠都御史鄧某疏乞

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疏乞不拘常例  
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  
峯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幾千人左布政  
使周某贈白金三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于  
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  
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榮死哀吾於先生乎見  
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  
不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迨晚  
年函養深至不可測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  
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  
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  
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

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某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事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卒從伯兄之請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辟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耄康強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以心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不違則顧某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永死之年皆贅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故其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爲人

達大度不見小利未第時隣人有侵其屋地者  
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  
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  
爲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  
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  
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卽悛吾卽訟之官吾敢  
治虛名而失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巡撫湖  
廣都御史謝某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  
陳某者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先  
生卽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嘗專意作  
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某至闕之愛甚先  
生亦卽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  
生遇嘗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爲太夫人壽先  
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賊去言先  
生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舉汪某慕先生行甚  
在海北特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  
先生壽其卒于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爲壽木  
伍某僉事戴某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壽木居

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  
甚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某知之遺田若干  
頃晚年按察使李某做鄭富公故事破數百金  
買園一區於牟城先生皆却不受封券至於三  
西往返御史熊某做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  
白沙以風士類先生力止不可乃議創樓於江  
汭爲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  
可矣先是某亦以疏薦于 朝都御史鄧某做  
林逋故事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

先生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唳孤山月不要諸  
賈俸錢行人左某出使外夷以其師某意致白  
金三十星先生亦卻之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某  
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  
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旣而知之歎曰良家  
子也命內人撫育之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友  
人莊景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規  
貧不能赴先生卽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  
生死炎涼之別都御史朱某極歸桂陽爲文遣

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某御史袁某經歷  
張某輩之歿也亦然其聞羅某袁某張某之訃  
也皆設位哭爲之總服三月參政胡某爲提學  
僉事時雅重先生常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  
往受業今學士梁某參政李某輩與焉其後某  
遭憂先生特弔其母喪於新喻及弔吳康齋墓  
於崇仁羅某墓於永豐訪莊某宅於江浦其論  
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才爲急務知縣丁某之初  
知新會縣事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某書爲介

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  
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已  
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  
先生之力也顧某爲同知知德慶州卒事遭不  
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  
至乃已李某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白沙凡  
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  
居之臺榜一聯云有月巖光瀨無金郭隗臺其  
欲來天下之善蓋如此學士王某聞而歎之盛

稱先生見黃公釣臺記門人林某始有志於學  
後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某  
以某不歸乃不果迎先哲宋丞相菊坡像爲  
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子弟之於師者久之程旂  
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加其餼  
表之以詩復歲時遺以綾布若子謂先生使其  
夫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匡山大  
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  
先生與副使陶某右布政劉某僉事徐某具

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  
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  
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卽  
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  
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某宅有  
異人來見語秘不傳臨歿夢與濂溪兩厓答歌  
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北歸時泊舟江滸  
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  
得免先生德氣粹而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



敬給事中賀某執弟子拜跪禮至躬爲之捧硯  
研墨旣列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出告反  
面有大事必白羅某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  
子未可以去乎某卽日解官去壬寅別都御史  
朱某於蒼梧也某預約束叅隨官埃先生至掖  
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某曰古之聖帝  
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乎中貴  
某謁先生廬至江滸却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  
時經南安知府張某倣曹叅師蓋公禮以律先

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某在復差官具人  
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嶽都御  
史沈某劄屋上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周  
某甫下車卽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  
面坐受拜各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  
山鄉熟甚思主萊值山氓植者良少前此貴客  
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氓羣來獻之京師走  
家童帶靴於肆工人問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  
至誠能妻在在如是先生之始爲學也激勵奮

發之功多得之愈齋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  
朱某時爲參議進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  
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說徹夜  
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  
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我自我也遂  
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  
數年故其答某問學詩曰古八棗糟粕糟粕非  
真傳妙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

不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  
窮絀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  
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  
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  
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弦久之又歎曰夫  
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  
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以施其  
功故示其門人張某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漲  
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不

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  
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顛  
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  
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  
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  
著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濶天高  
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  
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  
以合乎見大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

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以  
進乎顏氏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位  
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  
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  
極於高遠則又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  
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爲之末也  
故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  
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故又恒  
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

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故其詩曰千年無鮑叔一懶有柴桑蓋亦歎天下之莫我知也所恃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必有知言者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哉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也是故見諸日用蟬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問風者興起冰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爲之者使得大用於世

東坡先生之說感於中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不在言語也陸絕意著述故其詩曰他年儘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言矣自一言發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矣其詩又不下萬餘言獨非著述乎其爲文也五運而轉之理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得以大遊人者其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

是者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製作而兼  
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  
堯夫又別傳後來譽翰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  
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揮翰如其  
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  
之說年專用遂自成一家時呼爲茅筆字好事  
者踵爲之故其詩曰神在氣自隨氣氤覺初沐  
聖聖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  
穆穆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秃又曰茅君頗用

人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窩皆指茅  
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爲家寶康齋  
之婿某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小  
販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  
南交南人瞞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時從人  
僅攜一二幅恨不能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  
高下學力淺深而造就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  
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農僕賤來謁者先生  
悉領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

某南齊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遊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畿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聖前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耶某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先生卽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示以詩云古在

不幾聖賢都在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選孟子誰今日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賢今盡幅寬又曰病久唯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亡吾道在萬萬歲相連因執某手曰出字守者子也旣而曰孔子之道至矣願毋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戴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某斗筲之器何脩何爲而後可以

少則我先生何託之重乎先生歿後門人聚議  
其堪其爲行狀李某爲墓誌銘梁某爲傳而墓  
表則屬之某也某之爲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  
某竊懼久而湮晦無傳暇日因重爲補葺以爲  
天下後世君子告且備異日史氏采錄焉謹狀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閏七月甲申門人承直  
郎戶部主事張詡狀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  
鄉魯歟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  
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  
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  
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  
其稱之曰白沙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  
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  
輒感激齋歎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  
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  
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

豕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  
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於  
竿於溪涯海曲忘骸想耳目去心志久之然  
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  
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  
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  
事真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  
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  
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是以無思爲無之心舒而無爲意必固我之用  
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  
而能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  
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  
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同命之  
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  
其所以窮遠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



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斯人心之功大矣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  
濟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  
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  
世豈下於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  
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旣老曰石  
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  
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

入李承箕銘湛兩狀者詳矣詔特以天人章應  
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  
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弘治庚申春三月望後門人張詡廷實撰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陳明宣德戊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白沙陳夫子  
公甫誕于新會惟育成於妣旌節林氏惟生於  
濠梁樂芸之旣卒樂芸生於渭川渭川生於東  
海東源主於荆鄉惟乃高祖惟天子有生乃異

讀孟子志於天民二十年舉於鄉二十有七  
年罷於禮闈從學於吳聘君聞伊洛之緒既博  
記於羣籍三載罔攸得既又習靜於春陽臺上  
感罔協於一乃喟然歎曰惟道何間於動靜勿  
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  
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故  
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  
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神  
以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

其未形者虛而已矣

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

處無內外無終始無二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

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

當亦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在古來今渾是一片

自是以在更有分殊合要理會終日乾乾存此

則已甘泉先生因梁生景行以見語之曰噫久

矣吾之不聞於此學也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

一貫矣推林乃得然而林而非休矣惟勿志勿

聖學之有於世也惟無在無不在斯無忘助矣問  
曰其茲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  
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子敏也子何不之講  
曰弗問也且順其高談然幾禪矣甘泉生曰  
至無無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字  
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  
也中正也有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  
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  
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

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

乃在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  
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  
惟歲丁亥遊於太學祭酒邢公爲之舉歎譽  
奉羅子定山莊子爲之左次遼陽賀子爲之執  
事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爲之薦其才  
天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屢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方臣母之憂  
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病愈憂病相仍理難長

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  
為而力不逮乞歸養

欽授翰林院檢討不敢辭自爾薦書歲至不行  
或勸之著書不答夫不辭以嘗係仕藉也恭

君命也不行達可行也夙志也不答著述之精  
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其正焉耳  
矣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  
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峯越二十  
有一年惟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

縣梁生景行翰林編修湛生若水庠生鄧生

德昌湯生厲太學生趙生善鳴處士梁生景孚

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三人景暘也先折惟

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

若水輩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日改

葬皂帽峯下聞於憲長汪公鉉以聞於巡按護

公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為助之金總鎮韓公

慶聞而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

典史賀恩送官鄧南鳳士入馬國馨董葬事乃

其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  
晉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  
而徒以智力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夫豈然則誠矣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  
人哀之其藏之所為乎銘曰混沌既鑿源遠益  
不令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下若受一門門  
不為正競出異言渾渾淪淪有沿其源一為聖  
學示我大全學絕聖賢之說勢勢天篤夫子握  
會之元泝程而用渾渾淪淪何名渾淪溥博淵

此指本體挽瀾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  
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抹世可謂元勳念功考  
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

門人翰林院編修甘泉生湛若水撰

白沙陳先生應

石錄

蘇章自幼穎悟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  
是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

不第年二十有七從撫州吳與弼講伊洛之  
學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月  
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以爲真儒復出云  
成化十五年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  
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於

彭韶疏略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  
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云  
云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  
以遲延及病未行英疏先有曰臣已

章就道矣謂章曰先生上不行如英欺上何不  
得已強起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  
朝見赴部告以久勞道路舊病復作延月餘於  
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

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以病在  
床褥卽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司告轉行本部  
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扶病聽試至部門復以  
病發再告復延旬日八月二十二日得報母氏  
憂念病作待章南歸以日爲歲二十八日遂疏

奏爲患病陳情乞恩終養事疏以曰臣母以貧  
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  
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  
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  
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  
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  
必多曲成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  
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乞 勅吏部放臣等

歸田里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  
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疏上九月

聖旨陳獻章旣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  
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  
回家的例來說吏部查例覆奏初四日

聖旨陳獻章旣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病  
乞回終養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  
職以動履艱難不能拜舞令景 具狀鴻臚寺

告俟筋力稍紓勉強赴

闕稱謝既又病不能興乃具疏令景星謝

恩而歸先羅倫送之有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本意遂決去章以聽

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

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徵吾錄

曰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

吏部卷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

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李

南陽閣老于康齋處士千古稀見豈可以此責

之萬安輩况媚嫉者乃鄉人耶余獨恨一峯修

撰之謫曾不少遇以待處士之心嗟夫此脫然

勢利者所以稱難而於二公應召故獨諱之



陳建通紀曰築一室曰陽  
日杜門端默  
其中以明心爲務以明心爲務之說不知從何  
傳來又曰內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  
上特  
發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  
至疏謝恩即歸意以授官出自梁芳及不辭爲  
非不知謝恩疏具陳

聖旨查例與吏部覆奏鑿鑿可考授官不由梁  
芳明矣疏曰臣雖至愚亦知啣負恩德圖報稱  
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此所以不辭其大意  
亦已見于東海之對矣彼建者烏足以污之康  
齋先生之薦本自內閣大臣所以展盡大賢之  
禮石齋先生之薦由於司撫外臣所以禮效不  
及石齋徵時瓊臺丘公方爲海內所重而石齋  
又以公居顯位不相見遂以此不合故人多疑  
石齋爲公所沮後來三原劉氏求退科道劾丘  
公媚嫉或其漸然矣讀山雨不來昏晝景及南  
海旁諸郡淺之句吁石齋嘗  
入者哉

古學黃淳撰

送白沙陳中星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廿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  
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  
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  
人之膏梁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  
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  
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生物也人爲貴  
莫與入也心爲大其人居之以禮位之以義道  
之以知出之以信成之以配之以明日月以

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岳以綏萬邦以蕃草  
木育鳥獸大行爲伊呂窮居爲孔孟不其大與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  
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樂貧賤獨何心哉見  
其大而已矣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爲天子天下  
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爲禹爲堯舜爲禹  
豈其爲富貴哉爲世大而已矣走而爲大者麟  
飛而爲大者鳳介而爲大者龜鱗而爲大者龍

人而爲大者聖賢飛走鱗介有爲大者以人而  
不爲焉不亦禽獸之耻乎趙孟之所貴彼能大  
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彼惡得而小哉大  
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  
天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  
然後可以爲大也先立乎其大者然後小者不  
能奪也然後亦可以爲大也可大者獨先生哉  
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爲四韻詩以別謂余  
言余顧謂諸君自立其大者余何言

成化五年己丑夏五月廿又四日永豐羅倫書  
贈詩

建安周源

人物明時第一人欲將斯道覺斯民才追班馬  
文章古學究關閩道德新虞網豈能籠綵鳳魯  
郊終見獲麒麟孤舟日金陵陵去回首春風入  
雙頻

禹穴涂志文

深洒汪洋詎有限分濂洛與關閩萃七注一四

湖南謝文祥

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肩頭負  
釣萬古顏曾與長揖先生豈是不憂君先  
生豈是忘民急先生豈是薄公卿先生豈是  
囊篋大行此道使鋪張窮來此道還收拾先  
朝日辭金陵我懷陡覺殷憂增白雲大袖弄  
家吁嗟堯舜誰與爲

仁和項麒

天水青瞳靜青天白帽高吾儒有矜式斯世孰  
與陶跡混山林槁心親湖海豪乾坤好風月吟  
美集陶陶

姑蘇沈鍾

谷字流傳宇宙間  
鯁生何幸此躋攀  
光陰半百隨流水  
崕嶮之中見泰山  
閱世雙瞳如許大  
括囊萬里又空還  
斯人未得霑恩澤  
著作功成定不刊

括蒼潘琴

平生晚風急孤舟去何之  
誰知三載問乃有三  
別離平生曠達懷不以去國悲  
辭彼縱壑鱗萬里焉能繫  
所嗟參與商未有重見期  
深林翳長林不肯炫所奇  
幽花出灌莽恐受衆日疑君應  
實所獲慰我長相思

華亭郁雲

素節驚相見同爲上國賓  
問年皆老大惜別又  
逡巡湖海雙蓬鬢  
乾坤一偉人掉頭留不任歸  
賦碧山春

蘭溪章

懋

深澗迴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淵源象  
差汶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漂淪二百年末  
虎聲終極明經取青紫滔滔不知溺誰哉障  
爾爲我存一脉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巖棲  
四十春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琴  
寤寐千載人今古如一日興喪天豈知棄捐吾  
自失負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斃安得辭世紛雲  
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問先天易

江東龍

獻納違初願行藏任此身欲論天下事誰是眼  
中人歲月歸時晚江山到處春相逢烟水外尊  
酒話垂綸

宜興沈

暉

獻采未符志拂衣歸海東大材偏不偶吾道豈  
終窮著述誰來裔衣冠復古風天長羽翼短安  
得附冥鴻

于越姚

璟

多君志道德英邁允超羣元氣時應會光風世  
更聞隴梅開夜月溪水漲秋雲昨幸韓荆識東  
歸惜袂分

莆田黃仲昭

考亭遺蹟久荆榛風度真堪繼後塵千載武夷  
人仰止羅浮從此共嶙峋  
天涯兩度挹春風甕裏醯雞待發蒙明日又從  
江上別離心一片逐冥鴻

江浦莊

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爲齊王  
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  
斗光芒共九州萬里東南溟海濶蒼生何處問  
乘桴

遺貞節堂

四首

茶陵李東陽

高門綽楔過高樓節婦名題在上頭綽楔如山  
屹不動門前江水自東流  
面面青山遶白沙蕭蕭白髮映烏紗欲知內翰

先生宅元是南州節婦家

嶺南風景值千金楚客詞成萬里心莫作楚靈  
詞此曲阿婆元解嶺南音

人忠祠下非無路貞節門中更有人世八道人心

須將節婦比忠臣

壽石翁陳先生六十一詩序

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有一矣箕楚人也  
在門下作竹枝歌載尊酒於堂上爲先生壽時  
先生之鄉間諸君亦相率爲詩歌俾予冠以文  
爲先生壽承箕曰前申秋時太夫人進壽八十  
有四箕嘗再拜爲禮太夫人不以其疎遠而拒  
我也諸孫肅然衣冠長者在前少者在後皆北  
面立階下輕清紆徐抑抑揚揚歌古之詩以侑  
觴先生西面立喜形於色先生非樂我也太夫



人在高堂康健和悅氣靜而志閑子孫皆恂恂寡過先生心無悔恨身遠利祿天下之人異之今翕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然隨問而答初不强括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則閉門高臥人不能以勢相誘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也今孟冬廿有一日先生初度晨諸君誦予文予歌諸君詩諸君可從而和之相與拜跪成禮而退將無煩先生云

其他年披然白髮重上先生之堂作曲

首所謂鵲南飛者每遇斯晨載歌而觴觴而醉醉而起舞相與忘先生弟子之老得隨杖屨飄然遺世獨立而樂夫天命焉先生豈遺諸君與我也諸君於是再拜先生言曰承箕之言蓋以人事之至順而信天道之必然天豈不可必乎

昔

弘治元年十月庚戌學生嘉魚李承箕拜書

晉白沙先生全集後序

云甫陳先生生於新會白沙里數十  
年來嶺南士風一變者先生啓之也  
凡今天下莫不知有白沙先生得其  
片紙佳字訝以爲榮嗚呼先生豈但  
風一方而已哉之是風天下風後世  
也其文爲得而不爲其僑懼其久而  
散失館其門人容貝采而輯之遂授

晉白沙先生全集後序

釋而得焉噫先生豈待文而傳哉文  
之傳非先生之意也僞之責也不然  
天下後世將訾僞以不知道不知先  
生徒知是也一俗更焉耳已矣是故  
傳之

卷之五 春三月

初後學吉水羅僞

謹

白沙陳先生全集後序

儒者心術之顯著於辭章猶五味之  
滲入於飲食也卽片辭隻字罔不可  
深其心者觀白沙陳先生全集先生  
心術之光大其見矣然儒先有疑其  
近禪者喬嘗與三洲李先生論之三  
洲曰儒禪之辨惟達天德者能知之  
否則徒窺語也三謂遺集固在猶之

卽飲食可以知味也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是故亦惟易不而後知  
之也此不待言矣惟是集通古今水羅  
公僑令新會嘗刻之矣今嘗御內江  
蕭先生世延之重刻之者豈徒爲先  
生文集計哉庶各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者異俗此地山海崇錯人多熙熙  
而來攘攘以在而罔飲焉厭是故

有奇士不能救民俗之昏靡若公甫  
先生爲養母而辭美官雖

朝命致之而不起爲學道而甘貧窶雖  
鎮巡藩臬好義賢大夫欲爲之卜築  
謀生而終不強就此其人物豈非脫  
然嶺海風氣之外巋然如靈光獨立  
者哉侍御省方觀風知風之自慨然  
指白沙而歎曰此古之賢人也不可

立赤幟樹之風聲以爲民望乎是故  
不惟新其祠而且新其集焉庶幾崇  
死可以勸生敬上足以動下風行草  
偃懦立而頑廉矣此昔人千金買駿  
馬遺意非徒爲先生也而先生之風  
長矣雖然位內閣不事家產以清白  
遺其子孫不有順德梁文康公乎位  
尚書不愛一文而威名振於華夏不

有南海霍文敏公乎亦有遺文閣  
世教者矣安知聞友山侍御之風聲  
不將藉以風天下哉併書以俟諸  
嘉靖辛亥孟冬朔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  
左叅政前三奉

勅督理福建屯田水川廣東河南糧  
兵備水嘉項齋頓首拜書

讀白沙先生全集

白沙先生之學從精一之功而來者也書曰惟精惟一言精則純純則不雜不雜則心便一伏讀先生詩文無慮數萬言其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此者指此理言之得者從自己得之此理實得於心無少夾雜精矣只一個理在此應用一矣語精則一

在其中何事之有哉難精一工夫更  
無槩柄欲日用間種種應酬心理  
泊艱哉此學不傳久矣禪學者空談  
有以求之俗學者靠書冊以尋之皆  
是襲取毫釐千里乃若先生之學大  
都具是書矣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  
是一片除却精一之外更無別法按  
先生從吳聘君遊若干年歸而靜坐















